

■视点

中国动画需要在诚意和敬畏中努力前行

□本报记者 李晓晨

随着9月的到来,又一个暑假结束了。对动画电影市场来说,一个“金灿灿”的暑期档就此戛然而止。今年的暑期档,国产动画电影没有呈现出2011年暑期的井喷现象,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我爱灰太狼》(赛尔号2——雷伊与迈尔斯)《麦兜当当伴我心》多少有些形单影孤。而从票房来看,《我爱灰太狼》依靠此前积攒的人气表现最为抢眼,进账6200多万,而比该片稍早些上映的美国动画电影《冰川时代4》则一举获得4亿票房,几乎完胜。

这样的横向比较让许多国产动画从业者十分沮丧,类似的情形也不是第一次出现,在好莱坞和日韩动画面前,国产动画似乎总是有些底气不足。对此,业界也一直都在进行着科学、理性的研究,从创作、传播到消费模式分析国产动画的差距,希望迎头赶上。对比好莱坞及日韩动画,中国的动画产业的确不算成熟,艺术水准也存在一定差距:粗制滥造的画,简单扁平的人物形象,单线条的故事……中国的动画距离经典的路途还很遥远,无论从故事、人物、情节出发,还是从绘画、技术等层面来看,都远未达到“赏心悦目”的标准。

重提国产动画经典化的话题,不是为了不疼不痒地批评几句,或是希望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。我们看到,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,动漫产业的发展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今年6月,国家公布《“十二五”时期国家动漫产业发展规划》,这或将作为国产动画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发展平台。

8月下旬,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入选名单公示,《兔侠传奇》《西柏坡》《小牛向前冲》《熊出没》《美猴王》和《少年阿凡提》6部动画作品入选,它们从故事到画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。我们所希望的,是中国动画真的能早日以中国的动画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,出现像皮克斯动画工厂、蓝天工作室一样的动画创作团队。

动画不仅要画面动,更要感情动

中国动画不是没有创造过辉煌,上个世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拍摄、制作了一批影响了几代少年儿童的经典动画作品,《大闹天宫》《铁扇公主》《神笔马良》《哪吒闹海》《葫芦娃》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。这些作品植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,融会了剪纸、皮影戏、水墨画等艺术形式,至今都深受观众喜爱。如今领先我们许多的日本动画也曾深受中国动画的影响,执导过《铁臂阿童



木)的手冢治虫就是看了《铁扇公主》后,才决定投身动画创作的。

一位“80后”至今仍对并非3D、高清的《葫芦娃》印象深刻,“葫芦娃”的想象力多棒啊,7个孩子各有各的长处,又各有各的不足,它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,打败妖怪。”这里面传递着多少“正能量”,勇敢、团结、善良等就这样通过7个辨识度很强的娃娃,印在了孩子们的心里。

能历经时间淘洗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这些经典作品,不是简单的凭着打打杀杀、抖包袱耍乐子来取悦观众,它们打动了观众的心,也随着观众的成长一直留在他们心里。能让人感动的动画才可能成为好动画;而此外,“好看”是首要标准,这里的“好看”既包括吸引人的故事、人物、情节,也包括绘画设计、后期制作的精良。

《渔童》里那个活灵活现的小男孩、老爷爷,外加惹人憎恶的老外,成就了一部经典的动画作品。《阿凡提》里倒骑毛驴的阿凡提,满肚子坏水的巴依老爷,两面三刀、狗仗人势的随从,都让这部动画片经久不衰。《加菲猫》里加菲和他的主人、朋友间的故事,真实而深厚的感情,打动了不同国家的观众。前阵子在央视重播的《鼹鼠的故事》时隔多年再次回到中国,仍然吸引了许多观众。

儿童文学作家葛竞认为,经典的动画应该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观众,要真正了解观众,而不是讨好他们、糊弄他们。香港制作的“麦兜系列”就是凭借来自平民百姓的人情味赢得了众多观众。现在,它的观众大多数是成年人,那只迷迷糊糊的小猪渐渐在观众中有了人气。有学者早就指出,如今的国产动画缺乏诚意之作,对动画来说“要动感情,而不是只让画面动起来”。



急功近利削弱了中国动画的原创力

时代发展了,科技进步了,国家扶持的力度渐大,学习动漫专业的人越来越多,为什么我们的动画不但没能延续此前的辉煌,反而一直那么不受观众待见?即便有一两个如《赛尔号》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的“成功”案例,又有多少人愿意承认它们能代表中国动画的水准?或许,这两部影片的“成功”能说明一个问题,那就是中国观众其实为自家的动画留下了空间,哪怕有一星半点能吸引观众的质料,他们也愿意捧场。

国产动画为什么总是一副乏善可陈的老样子,鲜见可圈可点的上乘之作?拨开“繁而不荣”的国产动画乱象的迷雾,我们不难发现——急功近利的心态,一切向钱看的定位直接导致了国产动画的一蹶不振。假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的动画再过多少年也很难培养出扎实的观众群,更不用说跑到国际市场上去跟欧美日韩动画一决高下了。

这些年一提国产动画,许多人就会谈及“缺乏原创力”的问题。对于动漫产业这样一个新兴文化产业而言,好的创意构思直接决定着一部作品的生命力。这也正是《冰川时代》《功夫熊猫》《花木兰》《灌篮高手》《天线宝宝》《樱桃小丸子》等长久不衰的根本原因。独一无二的原创力让它们在今天依然有众多拥趸。

反观如今的中国动画,虽有贴近现实、符合观众审美需求的作品,但大多数都在艺术的背后琢磨着如何更快地获得经济效益。在这一思维的主导下,大量优秀动画题材被“视而不见”,取而代之的是数不清的拙劣的抄袭、跟风之作,让观众大呼上当。曾在2006年播出的52集动画片《大嘴嘟嘟》便是如此,该片与日本动漫《蜡笔小新》十分类似,有心细



的网友还专门截图做了比较,结果从故事情节、人物构成、生活环境等都可称得上是“山寨版”。拿这样的动画糊弄观众,你又怎么能怪大家不买账、不支持国产动画?

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,许多从业者懒得费脑筋,不去挖掘好题材、不培养自己的观众群,而是习惯了简单的“拿来主义”,正是在这种浮躁的氛围里,国产动画的原创力被大大削弱了。

《赛尔号》火了,于是大家一窝蜂地开始拉拢网络游戏,希望能利用游戏积累的人气,在动画上赚得盆满钵满。有业内人士批评,类似《赛尔号》的动画片根本就是冲着圈钱来的。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薛燕平在一次采访中将《赛尔号》票房成功的原因归结为:长久培养的稳固的受众基础和准确的受众定位。“小孩的审美眼光不高,他玩了这么久的游戏,看片的时候是很有亲切感的。”他毫不客气地批评,《赛尔号》压根儿就没打算做动画,他们就是来赚钱的,他们就是不做动画,做其他别的,比如做周边产品,同样也能赚钱。

正因这种浮躁的“一切向钱看”的氛围,我国每年生产的动画片,其中绝大部分被业界认为是“粗制滥造,内容贫乏甚至低俗的动画垃圾”。国产动画不缺少好题材,好故事,这在《花木兰》《功夫熊猫》之后已经成为共识,大家都在想怎么以小博大在市场上捞一笔,却忽视了动画产业“创意为王”的关键,没有好的创意,其余的一切都不能产生任何价值。

“喜羊羊与灰太狼”系列的导演黄伟明提出,“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创,要善于



学习而不是善于模仿。”姑且不论“喜羊羊与灰太狼”系列的优劣,这部低成本、小制作的动画在故事方面至少还有可圈可点之处,在它之后,狼与羊对抗的结构、桥段被大量复制,动画市场却再也未见奇兵。原创匮乏,损害的不仅仅是一部动画作品,很有可能毁掉整个动画产业!

动画作为艺术应该精益求精

2012年,一部只有11分钟的动画短片《卖猪》在网上蹿红,这部根据贾平凹《祭父》一文改编的作品在第11届东京动画大奖上获得“最高荣誉作品奖”。导演陈西峰花6年时间打磨出了一部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动画短片,真实再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场景。许多观众看过此片后感慨,“原来动画也可以如此贴近现实,好的作品真的不是只靠技巧堆砌出来的”。

11分钟的《卖猪》花掉了200万人民币,许多从业者不耐烦花时间去琢磨怎么打磨出好的剧本,把每一帧画面拍得精致,让每一个音符与故事完美融合。于是,充斥屏幕的大多是一些情节简单、对

白弱智、说教性极强、造型平庸的劣质作品。《雷锋的故事》是选了一个不错的题材,但最终混杂了二维及三维技术的这部作品实在让人,以至于出品方一直坚持“在网上流传的只是素材片,而非最终的成片”。而这部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献礼动画片的《福娃奥运漫游记》,也丝毫不让人感觉到该片和多年前的《海尔兄弟》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》相比有多少进步——少儿的成长的确需要成人的引导,但决不是简单的说教和所谓善意的欺骗。

看看曾制作出《海底总动员》《玩具总动员》《料理鼠王》的皮克斯动画工厂是怎么做的吧。公司创始人之一约翰·拉塞特要求团队做到“故事”、“角色”、“世界”3个维度都必须完美。在拍摄《玩具总动员2》时,主创团队专门创作了两个版本,因为不满第一个版本的故事情节,又重新设计了第二个版本,即使迪士尼认为“第一个版本已经足够精彩”。正是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,才诞生了《飞屋环游记》《海底总动员》这样一些足以征服全世界观众的经典动画作品。

《摩尔庄园》从投拍到制作完成花了多长时间?“喜羊羊与灰太狼”系列现在几乎是一年推出一部。而《功夫熊猫》的制作周期则长达5年,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多达近500人,熊猫“阿宝”坐火箭飞天的一幕使用了54种特效,“太平谷”一个场景里出现了1500个造型各异的村民形象。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的创作团队有150人,他基本上每3年推出一部新作品,并至今坚持用铅笔绘画,他在一次采访中称,“我们也想今年做出一部高质量的片子,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很难”。

动画是一种艺术,而不是仅供观众消费的商品,因此无法实现流水线式的批量复制和生产。而目前大部分从业者陷入了投拍就要迅速产出圈子的怪圈。如此下去,再过10年、20年,当我们再次谈起这个话题时,就依然只能满眼遗憾、怒其不争地看着自家的孩子,羡慕别人的风光。而国产动画也只能一次次伤透观众的心,在歧途上越走越远,离真正的经典动画也越来越远。

人物

不久前,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历时5年完成的《追踪小绿人》三部曲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,这是一本关于自然、爱与生命的书,讲述了小主人公追寻着小绿人的踪迹,来到诗一般美丽的世界,发现了生命的意义。2006年,金波开始创作三部曲的第一部《追踪小绿人》,2007年出版后受到无数小读者的喜爱,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届“三个一百”原创出版工程及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;2008年,在小读者的期待下,金波出版了第二部作品《又见小绿人》,2009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;2010年,第三部作品《我们都是小绿人》出版,2012年获冰心儿童图书奖。2012年,《追踪小绿人》三部曲合订本面世。

一个关于小绿人的故事为何能收获如此多的荣耀,打动如此多的读者?这个系列故事的背后,到底讲述了什么样的生命与自然的意义?

1935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金波至今笔耕不辍,在其50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涯中,出版了70多部诗歌、歌词、童话、散文、评论作品集,许多篇佳作被收入中小学语文和音乐课本。有人说,他的每一首儿童诗、每一篇童话和散文的诞生,都是金色童年的再一次重生。

让我们走近金波,走近小绿人,听他讲述关于爱、生命与自然的故事。

记者:读到这部最早创作于2006年的《追踪小绿人》三部曲,我有了特别多的感慨,这其实已经是一部童话,而是一种生命哲学,因为读的时候,我忍不住想起电影《阿凡达》里的很多场景和情节,还有宫崎峻动画里那些可爱的森林精灵、唯美的自然景色。当然,这本书是以一种符合孩子思维的话语方式呈现的,您怎么看待生命、自然和爱的主题?

金波:在我看来,人的一生都是在思考着生命是什么,我是谁。在不同的年龄段,对待生命的思考是不同的,我特别欣赏孩子对于生命的发现和认识,这也是我童年曾经的探寻。那时候,我认为万物有灵,都与我心思相通。我看见花开,坚信那是对我的微笑。我听见鸟啼,总是遗憾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。甚至那山那水,也是有灵性的,只是他们不想和我们交往,因为我们太渺小或是太强大。当我面对大自然的时候,我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最神奇最温暖的世界。我走进去,但我很难和他们融为一体。面对大自然,我既欣喜,又孤独。于是,我一直在想,这是为什么?我找不到一个答案。其实这是没有答案的。或许答案就在我心中:我们缺少爱。童年的这种思考,并没有因为我成长或衰老

金波:有童心的生命不会老去

□本报记者 明江

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,说美国宇航局(NASA)勇气号火星探测器发回的图片显示一个人形走下小山,激发了您“孩子气”的幻想,有一天也许会有人写一部关于“小绿人”的科学纪实小说。有童心的,现实就能激发很多创作欲望?



金波:在日常生活中,我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和思考,很容易进入儿童的心理状态。这并非幼稚。我对于童心世界的特质有过这样的概括:“人性中的纯真,天性中的快乐,悟性中的成长智慧。”我常常从这三性“出发去感受这个世界。所以当初我写出“小绿人”三部曲的时候,我从报纸上读到在火星探测器发回的照片上,显现小绿人走下山坡的身影,我感到的惊喜。在当时,我认为那就是即将被证实的一件事。我认为,好奇心和新鲜感是儿童的心理特征,也是儿童文学家艺术生命常青的原素。

记者:关于身边发现小小人的想法,其实每个人童年都会有,慢慢长大就觉得这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您是如何保持这种想象力和童心,而且把这一切描述得像真实发生的一样?

金波:现在,当我面对你的提问时,我仍感觉迷醉愉悦,似乎又进入了一种童年的幻想情境。现在,我虽已进入了老年,但仍保留着童年的梦想,也时常梦见童年的情景。这一切都说明,我并没忘记童年,甚至可以说,我仍处于童年的精神状态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最看重的是孩子的事情,他们的喜怒哀乐、他们的天真稚气,都会引发我许多思考,甚至就是我创作的源泉。亲近孩子,尊重孩子,把他们看作是独立的人,有独特的思维方式、独特的审美趣味,等等。这样做了,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了一份快乐和幸福。

记者:给我印象很深的是,您在札记中提到在

金波:有童心的生命不会老去

□本报记者 明江

阅历的增长,您的心理感觉更接近童年了吗?您觉得在生命的不同阶段,对“为儿童写作”这件事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吗?

金波: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半个多世纪。写作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,就是不断地理解儿童文学的过程。我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,写的都是自己童年的感受和记忆。不久,就开始了“为政治服务”的创作模式,自己的心身感受少了,甚至战战兢兢。终于“文革”开始了,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批判。改革开放30多年,我心中的那个童年又复苏了?我开始思考,我们的儿童文学应该给孩子些什么?我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幻想小说《开开的门》的后记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:我认为我的创作应该帮助孩子“寻美、向善、求真”,我为他们写作,“心中涌动着温暖的情感,那是童年的记忆,成长中的快乐,老年的回味,以及写诗的感觉”。

记者:“小绿人”这套书,引发了无数小读者激动的幻想,听说您是被逼着写下了三部曲,我想小读者的真实故事应该和书中的故事一样精彩。

金波:的确如此。这本书的出版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。读过这本书的孩子,几乎都有一个愿望:能见到小绿人。于是他们开始自觉地爱护花草,保护环境,告诉吸烟的大人:你要吸烟,可就见不到小绿人了。还有的小学生,给《走过七座桥》画了插图,编了诗歌,还给书中的《绿园之歌》谱了曲。有的同学做“小绿人书签”,还有的编成剧本演出。有一次,我还应邀去和老师、家长、学生相聚,他们督促我续写小绿人的故事,并向我描述小绿人隐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……总之,有了孩子的热情支持和参与,我才写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。

记者:我们都看到,国内现在图书市场上书的品种非常多,为孩子选书现在是家长的一大困扰,比如自己孩子的年龄段到底应该看什么书,有哪些书是有艺术水准的好书,这两个问题就非常让家长头痛,您能不能提些具体建议?

金波:儿童文学是十分注重年龄特征的,因为不同的年龄段,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和审美特征。我认为幼儿和低年级学生更喜欢有情趣的、幽默的

作品。我小时候,就很喜欢《敏豪生奇遇记》。到了中年级,就比较喜欢情节曲折的故事。我记得那时读过的《鲁宾逊漂流记》,一直留在记忆里。到了高年级,一般就比较喜欢情感动人的故事,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,他们在阅读中会很关心人物的命运,会沉浸在文学的情调中。我到了高年级,读过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,这本书也是后来我经常阅读的书。当然,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孩子的阅读,都要选择经典的作品。

记者:您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广阅读,目前的儿童阅读方面有没有缺失的地方?还有现在国外引进的图书也非常多,现在有些儿童文学作家的书也逐渐走出国门,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?

金波:我希望孩子们的阅读能够注意到文学的各种样式:小说(包括幻想小说和童话)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等。不同的文学样式带给我们不同的阅读感受。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学作品,都要读一点。特别是学习母语,要多读中国的文学经典。诗歌是不能偏废的,因为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,抒情是它的特质。它精微、严谨、纯粹,从语言到形式都有着极高的艺术技巧。所以美学家朱光潜说过:“能欣赏诗,自然能欣赏小说、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。”另外,这几年,我们本土的儿童文学原创,已开始走向世界,像曹文轩的作品,已有多部外文译本。海豚出版社已出版了“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”。这些说明中国儿童文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,我们不能鄙夷中国的儿童文学。

记者:您的很多书都可以说是畅销的经典书,您觉得创作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?

金波:给孩子写作,是和孩子一起认识世界,一起思考问题,一起成长。爱孩子,还要理解孩子,尊重孩子。孩子不仅是一朵花,他们的心灵世界还是一座花园。我们可以在那里探幽寻胜,启迪他们对于生命、成长、教育的思考。可以思考人类的发展历史。儿童文学是为小孩子服务的,但它本身并不小。儿童文学和“成人文学”一样可以写得有思想、有深度。

记者:您最希望孩子们看了您的书,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悟?

金波:我希望他们知道文学是有各种艺术风格的。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都读一点。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储存在记忆里的,可以一生常常读新。读文学作品除了读故事,还要开掘故事背后的思想,还要读语言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